



世界经典名著

美洲国家短篇小说选

(九)

郭一平 译

张立虎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墨西哥〕帕拉西奥	
一把小提琴	员
〔墨西哥〕曼·古·纳赫拉	
电车上的故事	远
〔墨西哥〕亚·内尔沃	
一封情书	员源
〔墨西哥〕阿雷奥拉	
换妻记	园
〔墨西哥〕马·阿苏埃拉	
佩里科	缘
〔墨西哥〕何塞·雷布埃尔塔斯	
相认	猿
〔墨西哥〕巴拉德斯	
烟斗	源
〔墨西哥〕胡安·鲁尔福	
卢维纳	缘
〔墨西哥〕亚涅斯	
黄蜂	远
〔墨西哥〕富恩特斯	
道德	源
〔哥伦比亚〕埃·戈麦斯	
矿工的悲剧	愿

〔哥伦比亚〕佩·戈·巴尔德拉马	
消失的面孔	怨苑
〔哥伦比亚〕贡·塞莱东	
日蚀	员猿
〔哥伦比亚〕加·马尔克斯	
玫瑰	员苑
〔委内瑞拉〕曼·迪·罗德里格斯	
黑色的故事	员员
〔委内瑞拉〕罗·加列戈斯	
宁静的悬崖顶	员员
〔委内瑞拉〕乌·彼特里	
破镜子的故事	员愿
〔委内瑞拉〕罗哈斯	
虎仔	员员
〔厄瓜多尔〕伊卡萨	
干渴	员猿
〔厄瓜多尔〕何塞·德·拉夸德拉	
潘查姑娘	员愿

一把小提琴

〔墨西哥〕帕拉西奥

“您要点儿什么，先生？请进。您要的东西，小店应有尽有。请坐，您如果……”

“谢谢。我想看看在教堂里用的特别华丽的穿着。”

“您需要的东西这儿全都有：十字襟、风雨衣、白道袍、腰带、十字佩带、圣餐巾、大披肩……反正，品种齐全，物美价廉，适于各种节日使用。”

“好的，让我看看。我的一位住在瓜达拉哈拉的富有的叔叔想买一件礼品送给大教堂，他委托我为他办理。”

商店老板萨穆埃尔先生是一位大商人，拥有一家大珠宝商店，珠宝店座落在墨西哥城中心的一条街道上；店里不但出售项链、手镯、耳饰、钻石饰针、红宝石饰针、明珠饰针和翡翠，而且出售教堂用的祭服、金圣体龕、圣杯、精致的圣餐杯、华贵的家具和能供玩赏的工艺品。

萨穆埃尔先生身体矮胖，白皮肤黄头发，脸色红润，脑袋缩在两肩之间，鼻子陷在两个腮帮中。他是一个有名的犹太人，因为他叫萨穆埃尔，因为他十分有钱，十分贪婪，因为他非常爱吃猪肉——大家都知道，他的信仰是禁止他吃猪肉的，可是越是禁止，他越是想吃——还因为星期六他像基督徒过礼拜那么开心。

他的这个顾客却和他相反：身材又高又瘦，脸色苍白，

— 员 —



目光阴郁，披头散发，穿着一件黑色的旧礼服和一条同样的裤子，也就是说，裤子也是一样又黑又旧。他左手拿着一个黑色的摩洛哥山羊皮的小提琴盒子，盒子的边角处镶着金属片，看去好像一口小棺材。

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小提琴手。

小提琴手将盒子放在柜台上。

萨穆埃尔先生开始取衣物给他看。小提琴手丈量了尺寸，计算了价格，作了记录，经过大概一个钟头的洽谈，小提琴手终于掌握了准备写给他叔叔的所有数据，以便等待叔叔回信和汇款，好付款取货。他把清单装进衣袋。在离开商店之前，他向萨穆埃尔先生说：

“我住的地方离这儿非常远，而且我现在不用这把提琴，我暂时把它放在贵店，可以吗？”

“可以，可以。”犹太人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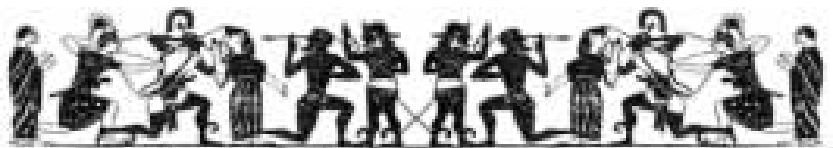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不过，我希望您帮我保管好，不要弄坏了，因为它是我的心爱之物。”

“噢，当然，请放心，您看，我放的地方，谁也碰不着的。”

萨穆埃尔先生想讨好这位体面的客人，便小心翼翼地把小提琴盒子搁在玻璃橱内非常显眼的地方。

第二天清晨，一位绅士随着一群顾客走到萨穆埃尔先生的商店里。看上去，他有四十岁，一副贵族派头，衣着十分讲究。他想买一根领带别针，但是商店里没有他喜欢的。可是当他打算离开的时候，搁在那许多光彩照人、华丽异常的宝贝中间的那把又旧又便宜的小提琴引起了他的注目。

“怎么！您还卖乐器吗？在这个可怕的盒子中放着的小



提琴一定不错吧？”

“不是我的。是别人让我保管的，我觉得搁在玻璃橱里最保险。”

“老兄，这玩意儿真是少见。请拿给我瞧瞧，我也是个小提琴爱好者，这把小提琴肯定不一般！”

犹太人把小提琴盒子取来，打开拿给他看。绅士拿起提琴，像提琴手们一样优雅地抵在肩上，捏着弓弦拉了拉，然后看了看提琴，翻来覆去地打量了一阵；还用手指弹了弹小提琴盒子。经过这样仔细地检查之后，抬起头来看着萨穆埃尔先生，郑重其事地向他说：

“这确实不是一件普通乐器；这是一把真正的斯特拉地瓦利小提琴，六百个杜罗你如果愿意卖的话，我立刻给你钱。”

犹太人听到他这些话不禁睁大了眼睛，张开了嘴巴，竖起了耳朵。他不只为绅士的发现感到吃惊，同时想象到：他要是买下可怜的小提琴手的小提琴，一倒手就能挣一大笔钱。于是他马上拿定了主意，对绅士说：

“可是小提琴不是我的；不过，我要是非买不可的话，我可以和小提琴的主人谈一下，虽然我知道他会要很高的价钱。”

“什么我非买不可？你是明白的，这是一件少见的宝贝。在巴黎，要是碰巧找到一把斯特拉地瓦利小提琴，价钱全都在一万法郎以上。”

“你愿意出什么价钱？”

“我老老实实对你讲吧：你要是能替我讲妥，一千杜罗成交，我会给你五十杜罗的佣金。后天我来贵店打听结果，

— 猿 —



因为我要动身去维拉克鲁斯，不能耽搁太多的时间。”

第二天，可怜的小提琴手又到了犹太人的商店；他叔叔还没给他回信，可是他得把小提琴取走。

犹太人不经意地把小提琴从玻璃橱里拿出来，在还给他之前向他说：

“老弟，你愿不愿意卖这把小提琴呢？我有一位朋友非常喜欢小提琴，我想当作礼物送给他。因为你说过，这把小提琴不赖。”

“啊，不，先生，我不会卖的。”

“我给你个好价钱吧，三百杜罗怎么样？”

“三百杜罗嘛，先生？六百杜罗我都没有卖。”

“哼！你说得太玄了！但是，为了让你明白我是真心想要帮助你，我会给你六百杜罗。”

“不，先生，我绝对不卖！”

“七百杜罗！”

“你看，我太穷了，我得赡养生病的母亲，而且，我还有其他许多花销。要是你给八百杜罗，我就卖给你。不过要马上付款，而且必须立刻把它拿走，因为卖掉它就像挖我的心肝一样。”

萨穆埃尔先生算了一下：我用八百杜罗买下，接着用一千杜罗卖给那个绅士。今天下午他可能就来。另外，他还答应给我五十杜罗的佣金。这样一倒手，我就能挣到二百五十杜罗。想到这里，他大声地向年轻的小提琴手说：

“好了，年轻人。为了向你表明我情愿为你效劳，请收下我这八百个杜罗吧。”

— 源 —



说完之后他就打开一个铁柜，取出现金交给了小提琴手。

年轻人十分激动地收下了钱，自言自语地说：“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啊！”接着用一条旧手帕擦了擦淌出眼角的泪水，匆忙走出了商店。

八天过去了，却不见那个想买小提琴的绅士来商店来履行他的承诺。只有一位驰名欧洲的小提琴家偶尔走进了萨穆埃尔先生的商店。他是到墨西哥来举行音乐会的。

“喂，请看这把小提琴制作得怎么样？”萨穆埃尔先生问他（他们早已相识），并且打开盒子，将斯特拉地瓦利小提琴拿给他看。

小提琴家拿起小提琴，捏起弓弦，拉了两三下。

“这是一把过了时的破提琴，至多值五个杜罗。”

如果懊悔能够把人杀死的话，第二天人们肯定会把萨穆埃尔先生入葬的。

很多年后他教小提琴时说：

“我简直愚蠢之极。为了如今的音乐课，我支付了八百杜罗的代价。”



电车上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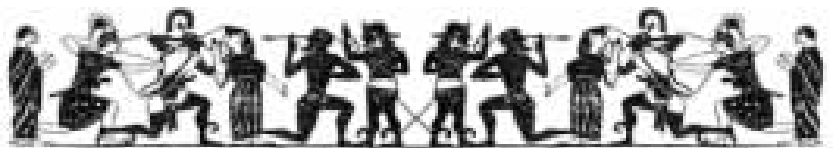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墨西哥〕曼·古·纳赫拉

午后，天气阴郁，当一把把雨伞像蝙蝠翅膀一样张开的时候，对闲着无事的人们来说，最大乐趣就是爬上路边所遇到的第一班电车，游览一下市容；就像维克多·雨果老人坐在马车顶部的座位上那样沿街游览。这样一逛，心里有多少烦闷都会烟消云散。对于观览者来说，没有比在电车上见到的一系列生动的景象更美妙更奇异的事情了。电车每到一站都要停一下，一把把雨伞不停地滴着天上落下来的雨水，在一层层拥挤不堪的乘客中间开路向前，在雨伞后面是全身湿透的售票员的可笑面孔。乘客们涌动着，纷纷往两旁躲闪，好赶快为刚上来的人让道。

为了让以色列人可以踩着干涸的地面通过，红海里的水就是这样退向两边的。雨伞的水滴落在电车的地板上，地板几乎变成可以渡船的湖泊。售票员甩着他的帽子，温馨的雨水溅了旁边的人们一脸，好像一位神甫从电车中间穿过，一道上洒着圣水，做着祝福。有些先生打着喷嚏，有些上年纪的太太则高高地提起她们的裙子，以免被一片流动的泥潭弄脏。街上，雨水在遵照亘古不变的永恒的规律，从上到下地滴落着。可是在车厢里却有下降的雨和上升的雨。人们真真切切处在两种雨的中间。

可是，被夹在这只小小的诺亚方舟之中度过几个钟头，

— 远 —



我却感到十分舒服。我把头伸到车窗外，不是为了期待叼着橄榄枝的鸽子归来，而是为了欣赏这个时候城市呈现的悦目的景色。另外，电车也把我带到陌生的世界和原始的地区。不，墨西哥城并不是从民族宫开始，也不是到改革大街就结束。我告诉大家吧，这座城市大得很。它像一只大乌龟把它的协和的腿脚伸到四面八方。这些腿脚又脏、毛又多。市政府每个月都要怀着父辈的热心用泥水冲洗它们。

在米科洛理发馆那边，有一种居民，他们的居住地是很古怪的，称呼也是令人恶心的。十分体面的人住在特克斯基特小广场上，性格倨傲的太太把家安在萨尔西普埃德斯窄巷子里。说野蛮的印第安人驻扎在这些奇异的街道中并不真实，说红皮肤的人（指印第安血统的人）经常到雷希纳小广场远游，也是不太确实的。警察局精明地在每个街道拐角上安排了一个宪兵。这些居民区的房舍不是用泥巴筑成的，房舍的墙壁也不是用未经鞣制的皮革装饰的。在这些房子里，住着很谨慎的先生，很可敬的太太和很美丽的小姐。这些小姐也像市里那些站在阳台上看着大街的小姐们那样，一般是有恋人的。

在游览完电车走过的曲折的道路和新世界的群山后，我将眼睛投向车内。一位穿着扁桃色大礼服的老人正扶着他的雨伞把沉思。他没有刮脸。长长的胡子很像沙漠里有毒的野草，可能家里没有刮胡刀……也没有一个佩塞塔，他的大礼服需要橡子油，可是这位可敬的老人的秃顶并不算秃得过早，要不我们就得承认那位年轻诗人的理论。那位诗人写过几句诗，诗的题词是：

献给我过早去世的九十岁的祖母。

— 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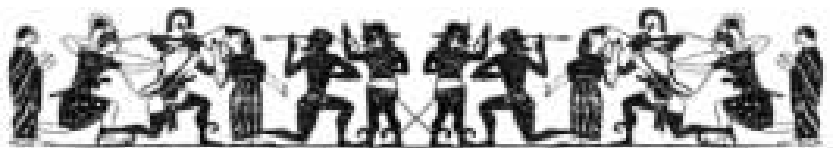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这个老人的大礼服十分宽大。至于那把雨伞，还是别叫我们去描绘吧。如果在露天里撑开来，一定十分像九月十五日独立战士们升起的旗子。这是一把漏伞，一把象征性的伞。撑着它，淋湿了衣服体面些。打开它，伞面到处都露着天。

这位老人是谁？他一定成家了，并且有女儿的。她们好看吗？这些不幸的女儿毋庸置疑是在世的。只要瞧瞧这件磨去绒毛的、用刷子刷过的大礼服和那件膝盖上缝着讲究的补丁的长裤就可以相信，这个老人是有女儿的。只有女儿，十五岁的女儿才会刷得如此整齐。结婚的太太们在身处不幸的时候是不关心这类细枝末节的。毫无疑问，这位先生是有女儿的。可怜的姑娘们！可能正在窗前眼巴巴地等着他，因为她们还没有吃中饭。我拿出表来，心里说：

下午四点了。可怜的孩子！她们会饿晕的。我相信她们是漂亮的。父亲是白人，倘若刮过脸，他是不会这么难看的。另外，她们也肯定是善良的姑娘。这位先生长着慈善的面孔。我为这些姑娘挨饿而觉得难过。家中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当了。租金涨得这么厉害！可能她们家已经没钱交房租，房东把家具给扣下了！狠毒的心肠！这些房东简直比该隐还要坏！

没什么，没有必要用更多的脑筋考虑它了：正直无辜的穷人总是生得倒霉，活得可怜。这些姑娘行为检点，没有要饭吃的习惯。她们给别人做针线活；可是机器又抢走了这些不幸的女裁缝的饭碗，她们费了力气和劳动唯一弄得到的是军装。她们长吁短叹地过着日子。后来，因为营养不良，又受了许多苦，就体弱有病了。医生诊断说，要是上帝不拯

— 愿 —



救，到树叶落的时节她们就会死去的。她们该有肉、酒、药丸和鳕鱼油。但是，她们用什么买这些东西呢？善良的父亲自从帝国垮台就退职了，唯一能够养活他的独生子也双腿残疾了。没有工作，东西又很昂贵，为了帮助这个残废者，朋友们都感到不耐烦了。如果姑娘们结婚的话！……大概她们是不乏仰慕者的。可是，这些可怜的姑娘十分庄重，生在体面的家庭里，她们不会去爱搬运工，也不会爱集市上的少年。不知道她们会爱上什么人呢，只能等待救世主的到来。我要是和其中的一个姑娘结婚呢！……干嘛不呢？无论怎样，在这个阶层里碰到的女人总能叫人幸福的。

这件事让我伤了多少脑筋啊！没关系；最好还是去找这种贫苦又正直的姑娘。这样的姑娘不习惯享受剧院的包厢，不要马车，碰到什么事情也不会大惊小怪。她如果年轻，我可以随意教育她，为她请个钢琴教师。什么是幸福？就是身体比较健康，手里有点钱。靠我赚的钱，我和她绝对可以维持了，甚至可以养活上帝赐给我们的小天使。我们会非常相爱。我将让她养成一个讲究卫生的习惯，不久她就会生得比玫瑰还要鲜嫩的。清晨到树林里做一次散步，我们将以四个里尔的价格雇一辆马车，要不就乘火车去。然后吃中饭，有很多肉，很多酒，花很多钱。再在圣科斯梅买一座小房子，叫她穿上白色、蓝色或玫瑰色衣服，买一架钢琴，再加上书籍、花瓶和鸟儿，我就能心满意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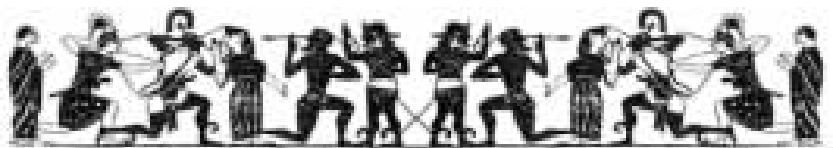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树林中有一块田地；

田地中有一所房屋；

房屋中有面包和爱情……

耶稣啊，这该有多么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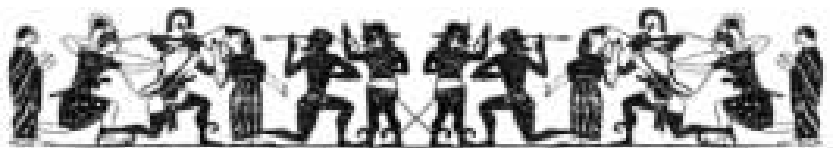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 怨 —



而且，我也应该结婚了。这种状况，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我决心和这位先生的一个女儿结婚。这样，我可以把她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自己的生活也同时有秩序了。和哪一位结婚呢？和黄头发的吗？和黑头发的吗？也许和黄头发的结婚更合适……我说，不，还是和黑头发的。反正，回头再说吧。可怜的姑娘们！她们还在挨饿吗？

这时候，善良的老人下车去了。如果不是雨下得这么大——我还是在心里说——我会和他去的。没错，从远处看去，我岳父的身影是可笑的。如果看见我肩挨肩地和他一块走，在太太会说什么呢？他那高高的帽子好像一面镜子。可怜的老头儿！为什么不叫他相信呢？他如果向我要什么，我会很乐意给他这三个杜罗的。他是正经人。那几个姑娘吃饭了没有呢？

在那个退職老人坐过的座位上，现在坐着一个三十岁的主妇。她的眼睛不好看；嘴唇肥厚而多肉：好像刚刚咬肿了一样。她浑身上下圆滚滚的，没有一点棱角。额头挺小，我很喜欢这个样子，因为这是傻呆的标志；头发乌黑，面色黝黑，其他部分都十分中看。她是谁呢？我在相同的地方和相同的时候见过她二……四……五……七次。她老是在洛雷托小广场下车，到教堂里去。但是，她的脸并不像虔诚的女人。既没有带经本，也没有带念珠。此外，像现在这样雨下得这么大，哪个人也不会做祈祷或者布道的。我敢说，这个主妇，比起肯皮斯神父的《世界之可卑》来，是更喜欢看古斯塔·沃德罗兹的小说的。她的眼神，要是会说话，就会跟呼唤消防员的喊声一样。她头上包着一块黑纱巾，这样雨就



不会落到她脸上了。她确实有办法。要是雨水落到她面颊上，会滋滋地蒸发掉，就像落在烧红的铬铁上一样。这个主妇就像土豆：大家不要相信它们会烫舌头，它们在水里是如此鲜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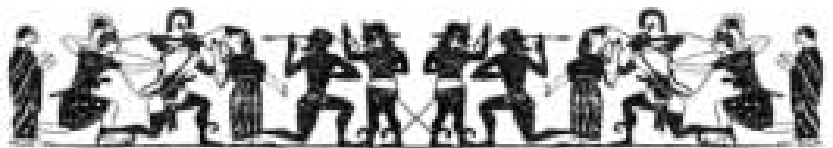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这位三十岁的太太一定不是去做祈祷的。她去哪儿呢？像现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没有特别要紧的事，谁也不会出门的。这位太太的妈妈病了吗？让我看，这样的猜测是不成立的。三十岁的太太没有母亲。教堂不是一座普通的住宅，也不是一所医院。那是连教堂的仆人不愿居住的。所以，我们还得求助于其他的猜测。这是一个通过经验证明的常见的事实：每当太太下车的时候，教堂门口总是有一辆小汽车等在那里。如果汽车是她的，她会坐车从家里来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汽车是其它人的。那好吧，难道有一种对付雨或相似情况的保险公司，它的成员负责在教堂门口付车费以免教徒们淋湿衣服吗？当然不会。对于坐电车游览和来这儿祈祷可能做出的唯一解释是由于有一位情人。那么情人是谁呢？

肯定是一位有钱的人。太太穿得很体面，她之所以不乘马车来会面，是为了避免他人说闲话。可是我不敢单凭她的话借给她五十个比索。很可能她花的比赚的还多，或者像我的一个朋友——非常安宁，非常平静的人，在几天以前向我讲过的那样：

“我女人拿了一大笔钱去赌博。每月从赌场上挣得五百比索。你瞧！”

我想告诉他一件新鲜事儿，是关于某个海关的人尽皆知的经理的，他接管海关的时候，向职工们说：

— 赧 —



“先生们，这里禁止赌博。如果被抓住，就要一脚踢开他。”

这个太太赢了吗？如果她男人没有钱，一定会对她说，她现在佩戴的这些耳环是假的。可怜的男人不是珠宝首饰商。对于珠宝，他只识得他女人，他女人是一件珍贵的珠宝。因此，他相信她。不幸的人呢！他在家里多平静啊！他老了吗？我应当见见他……啊！……对了！……就是他！不，不可能；这位先生的太太在最后一次霍乱流行的时候就去世了。是另一个人！也不是！可是，他究竟是谁，与我有什麼关系呢？

我跟着她去吗？知道一个女人的秘密总是有好处的。要是可能，我们会见到那位不知名的情夫的。这个女人有孩子吗？看来是有的。可耻！明天孩子们也许会为她感到羞耻的。说不好有个儿子不认她。这是种罪过；不过，是一种合情合理的罪过。好吧，就让她损坏、践踏、侮辱也许爱她的那个可怜的人的名誉吧。

这是一种背叛，一桩丑闻。不过，她男人最终可以杀死她而不会受人责怪或谴责。他可以让他的仆人用鞭子抽打她，可以把她的情夫撕成碎片。可是，她的儿子们，不能防卫的可怜的孩子，却无能为力！母亲遗弃了他们，是为了把她那份耻辱和臭名带给他们。为了一点点快乐，出卖了他们，正好像犹大为了几个钱出卖了基督一样。现在，他们睡了，睡得很熟却什么都不知道；他们被喜欢金钱的手遗弃了；他们开始诅咒不照顾他们，不教育他们也不溺爱他们的母亲。明天，这些男孩将成为男子汉。他们将明白母亲是个轻率女人，会感到羞耻的。她们希望爱人，也希望被人爱；



可是男人们相信罪孽的传统和遗传性，寻找她们是预备抛弃她们，不想把他们的名誉给她们，恐怕被她们出卖和玷污了。

这一切都是你的事情，我想去找你男人，将他带到这里来。我已经猜出等待你的那座房子是什么样的。房间小，墙上全用壁毯遮蔽，四个雪花石膏的大罍瓶里放着四株旺盛的奇异的花卉。从前在墙上有两面大镜子；可是你的情夫比你谨慎，将它们摘了。一面镜子就是一个法官和一件证据。接待情夫的女人照镜子的时刻，已经是一个挨了耳光的野女人了。

好吧，当你到了这个房间、你的情夫用他的手温暖你的因为淋湿而发麻的双脚时，我和你男人将偷偷地进来，猛地一击把你打翻在地，而且我把你的同谋的手挡住。这样的接吻，在人间开始，而要在地狱里结束。

一阵冷汗流过我的脸颊。我们幸运地来到洛雷托广场，那位太太下了车。我瞧见了她的衣服；没有一点血迹；什么也没发生。无论怎么样，这位太太欺骗她男人与我有何关系呢？难道他是我的朋友吗？她倒真是一个真正的女子。我们意外地相逢在一起，彼此几乎成了朋友。我已经向她表明了敬意。

汽车停在那儿；太太进了教堂；她男人该是多么平静啊！我仍然待在电车里，好像我们大家都感到十分满意！



一封情书

〔墨西哥〕亚·内尔沃

—

那天上午下课休息的时候，学校的教长走过来，用冰冷的口气——我预料到可能有什么大祸临头了——对我说：

“苏亚雷斯，高级教士从‘另一个学校’打电话来叫你过去，戴上你的卡楚恰帽，走吧！”

我一边去拿我那顶经常戴的帽子，一边怀着疑惧的心情估计着、嘀咕着：高级教士让我去，绝对不是为了夸我爱我；这是我早就清清楚楚的。这一次少不了又要斥责我惩罚我；可是到底为了什么呢？因为我在野外捡到的那只破鞋底——我把鞋底剪碎，仔细地拌在全部的肉菜盘里，吃饭的时候我把菜盘拿给了我的同学们——我被罚半月不许吃甜食，现在还差五天呢。由于我用手指捅着伊亚萨巴尔的腮帮，迫使他把手里的水全部喷吐在教长的长袍上，我又被罚抄写十遍听写的词语，现在还差三遍呢。高级教士此次发怒又会给我什么处罚呢？正这样想着的时候，一个念头突然在我的头脑里一闪：为了孔恰，对，是为了孔恰！我马上心慌起来。

各位须知，我们所说的“另一个学校”，就是指我们学校对面的那所女子学校。那是一所寄宿学校，同样是由我们

— 源 —

